

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

□ 蓝冰

母亲便把我寄宿到十几里外的外婆家。带着弟弟干起男人的活。父亲年轻时那伟岸挺拔的身躯到了中年后便浑身疼痛,因为身患多种疾病;母亲年轻时曾经美丽的脸到了中年后已布满皱纹,因为操劳过度。几年来,父母全靠每月几元钱的微薄收入支撑一个五口之家,可以想象那样的生活有多么艰辛。

七岁之前,我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公外婆现在已长眠于九泉之下。想起来,他们照顾我,疼爱我,的情景依然清晰可见:外婆会在某个季节留下甜甜的糯米酒酿等待着我,她会在豆类青嫩时采摘一些放在饭锅里煮熟了给我解馋,她还会在我生病时会无微不至地陪伴在床前……外婆总是在我任性、无理的时候给我无私宽容的爱。外公会在我理发的時候跑出来给我买棉花糖,会带我去稍远的村看戏并给我买各类玩具,会为我被表哥表姐欺负和大舅闹僵……外公总是在我不安的时候给我意外的惊喜。因为我,外公外婆的晚年却变得不幸,大儿子不愿意奉养十年有余,二媳妇和三媳妇也没有给予真心。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便被父母送进了邻村的私塾学堂,那时候的学校只有一位代课老师,只教语文和数学两门课。一个教室,三个年级共十

几号学生。三个年级分三列座位,老师在同一节课里分时段给不同的年级讲不同的内容。每天走两个小时来回路上学,六岁的弟弟吵吵嚷嚷要跟我一起上下学,父母便费心思请老师让姐弟俩一起听课。聚少离多的两个孩子,刚开始还玩的热乎,到后来便常常闹矛盾。记得一个飘雪的日子,天气好冷好冷,我和弟弟穿着单薄的棉衣撑着伞走在上学的路上,实在受不了冻便一起边哭边往学校走。还记得同样飘雪的日子里,那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两双小手冻得发红,谁也不愿意腾出手来拎那冰冰凉凉的饭盒。我任性地把饭盒子扔给了六岁的弟弟,示意他拎回家,他抗议着冲走了,而我头也不回跟着走。直到看见村边的房子了,他哇的哭了,往饭盒的方向回去。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六岁孩子的哭声正是不相信姐姐丢下自家东西不顾后的绝望。

在邻村念了两年学以后,父母亲决定带着我和弟弟离开村子到镇政府所在地求学。记得借读费和学费一样的昂贵,借读费完全可以再供两个孩子上学,那三年的费用却花光了父母亲所有积蓄。接着,为了继续供养我们生活,父母亲每天早起晚睡,围着飞转的机器,做起了手磨米的花。一天12小时的辛苦换来的微薄收入和

受伤的手指,还引得隔壁大伯经常来敲打玻璃窗,无声的心酸时刻击打着父母亲被蚕食的身体。于是,在某日,父亲毅然凑足了本钱,和母亲一起前往杭州打拼。

在我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歌声、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宠爱,我记得的是无助;记得40度高烧不退,还有那个被传染的弟弟,两个孩子昏天暗地游离在幽暗的环境;记得第一名喜报不敢回家;记得放学在好朋友家逗留换药;记得4个孩子围坐着方桌前的一锅馄饨,姑姑把馄饨皮肉稀饭盛进我和弟弟的碗里,饭后看见表哥们偷偷吃着桔子和苹果,却未见默默地逃走。学校有一次组织学生捐款,同学们最少捐的是5分钱,而我摸遍口袋,连个一分的硬币也找不着,志忑志忑更加不敢回去向姑姑要。这种恐惧一直持续了两年,直到父母回家。一直在恐惧中疑惑,亲姑姑为何在拿了父亲的钱包后如此“厚待”才童年的我,也曾很想知道父亲是否了解我们所经受的孤独。

苦难并没有因此而远离,在我们得到关爱而感安全的时,父亲被诊断出强直性脊柱炎,俗称“人类不死的癌症”。在与病魔抗争的同时,生活的重担就狠狠地压在了母亲单薄的肩膀,当

她彻底绝望时,我听到了她伤心的哭声。当自己很努力很努力却还是达不到母亲的要求时,犀利的数落和责骂就会从天而降。每个周末背着书包,提着干菜和米,爬过几座山头,前往学校。五十号人黑压压地挤在简陋的教室,太阳直射的高温让我汗流浹背,忘不了拿着毛巾往桌下小水桶里汲水的情景;昏暗的教室,床铺咽咽的叫声常常让我睡不着觉,忘不了拿着扫把赶苍蝇却被老师批评的情景。不觉间,我变得心事重重,生活的清苦让我接不暇,暂时忘却了身边的弟弟正同样承受着生活的考验。学习习惯,学会承受是对自己唯一的要求,我也时常仰望着头上的那轮阳光许愿,希望自己在长大时可以打破这个苦难的神话。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过年,过年可以放鞭炮,拿红包、穿新衣服,可以吃瓜子、花生、梨、桔子、肉糕、和许多猪肉、鱼之类的食品。童年的春节的记忆非常遥远也非常清晰,从中引出父亲的离开令有一种别样依稀的感觉。而现在,我离了童年,回家的时间少了,与父母相聚也极其如何,却依然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可是那又如何?父母和孩子只有一次的缘分,就让我们回家看看吧!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

□ 董颖

春节回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件近乎信仰的大事。只有到每年的春节才能发现,所有国人的脸上不一而足地洋溢着光彩。年前路过火车站售票处和大街上的火车票代售点的时候,那些长到有些让人无法想象的队伍,那些日夜夜昼夜甚至与风雪霜雨相伴的旅程,让人不得不佩服,原来人的大脑中一旦填满了某种信念,就不会理会需要早起多早,不会理会温度有多低,不会理会售票的队伍有多长,只要可以回家,所有的刀山火海都变得微不足道起来。这种信仰,以春节始,以元宵终。而对于元宵,一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则更多地赋予了浪漫的气息。

如果浪漫的气息如果带着一些诡异的成分,又会怎样呢? 碰巧看到豆瓣有个线上活动颇为引人注目,名曰“明天去你家吃元宵”,规则是:随便找个QQ上的人对TA说“明天去你家吃元宵”,看看TA是什么反应。很好奇这样的整蛊会有怎样的回应,便一探究究竟。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真的? 确定没错?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好说好说,我正愁没人帮我洗澡。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啊,假的吧。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哦——这么淡定——自己带来,多带点。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哈哈——你笑什么——我家从来不吃这个。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什么?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什么?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怎么? ——玩玩啊? ——好吧,我玩玩的。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好吧。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行啊,元宵自己带,我提供锅碗。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你不是发错对象了?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别闹了,觉得空虚。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你竟会骗——什么,不欢迎啊——欢迎,不来咋办——你家有什么馅儿的? ——啥都有——啊,水果的也有吗? ——嗯——算了,太远了——呵呵,就知道你在骗。

“明天去你家吃元宵”——您好,我现在有事不在,一会再和您联系。

众生百态,啼笑皆非。在起初的发觉之后,却不免失落起来。现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透明的玻璃,即便坦诚相待,两颗心却始终无法靠近。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充斥着怀疑与不信任,不管是否出于自我保护,还是出于对人性的失望,抑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道路越来越宽,房子越来越大,可内心的空间却似乎并不宽敞。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一则故事:某夜里小区停电,一女子独自在家,房门铃响起,遂开门,原来是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孩子问:阿姨,你有薯条吗? 女子心想,就知道没好事,只知道管我吃东西,便冰冷地答道:没有。出人意料的是,孩子竟开心地笑了,孩子说:你没薯条,所以妈妈让我给你送来了。女子愕然。

在许多年前,鲁迅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群人——“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显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在那样残酷的年代里,围观屠杀的人有着那样的神情。那么,在我们这个所谓充满了幸福感的新世纪里,在跨越了这一沧桑巨变的百年中,这种神情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除了春节,歇开心心,彼此报以真诚简单的微笑,也可以是我们泱泱大国、礼仪之邦最简单的现在,最温暖的名片。超越漠然,超越茫然,超越酸涩,超越防备,超越怀疑,用坚定的眼神传达着信任的感觉,在阳光下共同分享呼吸,何乐而不为。



玉兔迎春

风
山

第 145 期

刊头
题字
/ 涂泽
胜 莹